

金上甄貞氏家漢三子聖中翰

全陳文卷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陵

勸進梁元帝表

臣陵言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

無為稱于革舄至治表于垂衣而撥亂反正非聞梁書作聞前古至如

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于軒轅非

才子干顓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出震

等于勳華鳴謙梁書作明謙同于旦奭握褭秉鉞藝文類聚作握圖執鉞將在御

天玉勝藝文類聚作玉勝珠衡先彰藝文類聚作章元后神祇所合梁書作命非

惟太室之祥圖諫梁書作畫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

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已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

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

績斯無得而稱也自無妄爲象鍾禍上京梟獍虔劉口宗蕩墜銅

頭鐵額興暴皇年

已上二十五字梁書作無妄興暴皇祚浸微

封豕脩蛇行災中國靈

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行

梁書作長

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冤將報

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立狐之錄

梁書作錄

剋李軼于河津征

陶謙于海岱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于

日月孝義感于冰霜如雷如霆非貔非虎

梁書作如貔如虎

前驅效命元

惡斯職旣挂膽于西州方然臍于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

千段

梁書作刺

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界狼豺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

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

梁書作廟

悋悋方承多福自氛

梁書作氣

氲渾沌之

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迹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

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嶠潼雷震南陽初平

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莫

如當今之盛者也于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垂原

梁書

景作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蔓英伺辰無勞銀翦重已東漸玄兔

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銜梁書作盛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貢梁書作貢鴻

臚荒服來賓遐邇同慶梁書作福其文昭武穆附梁書作萼也如彼天平地成

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梁書作固詢詔梁書作天官斟酌繁昌經

營高邑宗王啟霸非勞武德梁書作陽武之疾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

邸揚龍梁書作鑾旂已饗帝御鳳展已承天脉數在躬疇咨梁書藝文類聚作與

為讓去七月二十四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沖

為而不梁書作弗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睠愚

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恆宅登封岱嶽且署梁書作猶

置明堂巡狩荊州梁書作章陵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

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珪既錫蒼玉無陳乃械樸之愆期

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

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振梁書作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示

徐陵

石戶之農高謝為君梁書作君臨徒弘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

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卿負俗尚復

招三方已事趙請六國已尊秦況臣等預梁書作顯奉皇華親承朝命

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貶館隨世梁書作勢汗

隆瞻望鄉闕梁書作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等梁書作忝一介

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閒內殿事絕耿弇之因梁書作恩封奏邊城

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已聞臣陵云云文苑英華六百又梁

書元帝紀有刪節又略見藝文類聚十四

讓散騎常侍表

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六百辭滿通賢之高槩昔墨子諸生

褰裳求楚魯連隱士高論卻秦況乎謬蒙知己寧無感激私過

誤寘已通班司憲文昌遂諧常伯今者昆吾小器諦視不見立黃

鈞天竝奏靜聽能聞鐘鼓雖神農分藥岐伯提針冥眾因緣難可

匡救陛下嗣臨寶祿光闡大猷屬意銓衡畱情樞極燕臺裝玉儻
不精真齊客吹竽諒宜澄簡南郊奉乘當求部黜之才西省文辭
應用羅含之學

藝文類聚
四十八

讓五兵尚書表

臣聞仲尼大聖猶云書不盡言士衡高才當稱文不逮意臣比衰
病自積思緒茫然頻託明遊爲裁章表雖復陳琳健筆未盡愚懷
孫惠詞人頗加煩飾所已高天緬邈弗降昭回瞻拜絲綸更增憂
慙臣雖不敏弱冠登朝伊昔承華豫遊多士晚逢興運爰濫寵私
爾時四郊多壘七雄分爭國家制度日不暇給趙宮論受命之宜
隨邑奏升壇之禮而參聞祕計弗解單于之兵飛箭馳書未動聊
城之將不期枚乘老叟忽降時恩馮唐暮年見申明主擢宰京邑
朝坐棘林遂致洛陽無雨非比長安多盜其宜屏錮用寘歲科猶
處名僚久爲叨竊但著書天祿雖如劉向朔望登朝轉同王隱于

其朽劣尚不從容司會文昌邈然非據

藝文類聚四十八

讓右僕射初表

加呂言尋盟好仍屬亂罹干零盜其牛馬烏孫竊其印綬子卿茹

雪叔向爲國雖獲東歸備離此厄昔李廣遺恨不值漢初甯戚自

歸悲逢亮換臣隨望聖運實在權輿時參決勝之籌頗奏發兵之

讖當塗錫舍非無董昭之誠典午禪文不降張華之實

藝文類聚四十八

案陳書姚察傳吏部尚書徐陵領著作引爲史佐及陵讓官致仕等表請察製馬陵見歎曰吾弗逮也據知讓右僕射左僕射二表是姚察作然唐人所見陵集有此二表今姑從之

讓左僕射初表

臣聞七十之歲揚雄擬經六十之年平津對策若斯強壯固無耆

老臣勵則胄華軒冕才允卿相出納流譽朝野具瞻臣弘正國老

儒宗情尚虛簡玄風勝業獨王當年臣種器懷沈密文史優裕東

南貴秀朝廷親賢竝克壯其猷皆宜左執若漢武好少則微臣已

老若周文愛老則有此羣才伏願天明更謀梓匠求其妙選稱是

能官

藝文類聚四十八初學記十二陳書張種傳

爲始興王讓琅邪二郡太守表

甫離懷袖裁脫綺紈適賀隆私使膺珪組執玉不起握衣未勝自
甘泉通水細柳屯兵旁帶戎臣頗同疆場言瞻漢草迺曰中州遙
望胡桑已成邊郡誠復居藩體國應思馬駿之功論地惟親宜慕

蕭彰之勇

藝文類聚五十五

爲王儀同致仕表

尺波歸海恆歎不居燭火爲薪猶悲假續況復星迴日薄通人有
乞老之言鍾鳴漏盡前史有夜行之誠五陵鼎族家傳軒冕四姓
鄉侯榮由恩澤雖虛名靡實世官非才年力方強雖不能辭退今
三元肇慶六呂司春得奉萬壽之盃豫參百辟之禮便釋朝衣謹
遵初服方同孔光之杖載遊戶庭廣德之車方懸私館

藝文類聚十八

決斷大行俠御服議

梓宮祔山陵靈筵祔宗廟有此分判便驗吉凶案山陵鹵簿吉部位中公卿已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爲褻經邪斷可知矣若言公卿胥吏並服褻苴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人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社經而奉華蓋褻衣而升玉輅邪同博士議

陳書劉師知傳高祖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人所服衣服

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吉服劉師知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議宜服褻經時已二議不同乃啟取左丞徐陵決斷陵云

重荅八座已下請斷俠御服議

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傳立見尤于晉代王商取陷于漢朝謹自參織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朝賢更申揚確

陳書劉師知傳徐陵決斷大行俠御服同博士議時八座已下並請從師知議陵重荅

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啟

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兒報不能謹絜敢觸

嚴網右趾鐵繫事允法科左校論輸實由恩宥老臣過庭之訓多

謝古賢折筭之杖有愧前達

藝文類聚
五十四

謝敕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啟

竊曰甘泉之殿舊禮義農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
無聞西漢盛儀復覩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千品之差昔
絳羅爲薦旣延王母紫蓋爲壇允招太一同斯美號理致眾星臣
已餘年豫開清祀如陪瑤席遂飲瓊漿

藝文類聚
七十二

謝敕賚燭盤賞荅齊國移文啟

昔班彪草移阮瑀裁書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賚始自今恩
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鮪鼠漢臣射覆之言魏士投壺之賦
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然更慙良吏霄光可學乃會耆年臣
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謹述私榮傳之方策

藝文類
聚八十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啟

臣聞閒平就國乃盛漢之常儀邴霍無官實宗周之明典何則皇
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況臣戢翼要荒亟離寒暑
進慙趙勝能定楚從退匪齊文馳免秦厄固已內切皇心外貽家
恥甘輸重餌降禮單于邈城十五如諸和璧市鄉三十聊同寶劍
武夫力而獲諸原微臣還而反諸敵瞻言馬駿著隴右之功追念
曹彰克烏丸之虜前王子弟若此勲庸偏其反而豈可勝愧

藝文類聚

四十
八

謝賚麋啟

臣昨既陪羽獵仍宴上林固謝長卿之文彌慙子雲之賦預割鮮
禽已同監浦頻蒙大饗更異梁王詰旦歸來猶爲飽飫虞衡所獻
復降命恩賜細君已爲歡非屠門而大嚼

藝文類聚
九十五

謝賚蛤啟

鴻化口口雀入猶新纔變秋程已聞冬獻

藝文類聚
九十七

大四百九十七
小四十一

謝東宮賚蛤蜊啟

船俗嚴戈漁人資設于彼海童冒茲水豹望樓闕之氣得波潮之

下

藝文類聚
九十七

謝敕賚烏賊啟

變遂庸臣伏增銘悚

藝文類聚
九十七

與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書

陵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于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于疏

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

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鯁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所

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鴈

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柱地缺東

門盛旱拆三州長波含五岳我大梁膺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

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恆理也至若荊州刺史湘東

王幾神之本元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于
總章九州之音登于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華無
已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龕定京師卽是
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徙雍朞月爲都堯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
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慎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荅
旨云何所不投身斯所未喻一也又聞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
尋陽經塗何幾至于鎗鎗曉漏的的宵烽隔潞浦而相聞臨高臺
而可望泉流寶蓋遙憶盆城烽號香爐依然廬岳日者鄱陽嗣王
範治兵匯派屯戍鑰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已躡屐彼有
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不謂邵陵王綸通和此國郢中上
客雲聚魏都鄴下公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逕于彼新開銅駝之
街于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于五丁我路爲難如登于九折地
不私載何其爽歟而荅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又晉熙廬

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呂北
桴鼓不鳴鄰慙所通自此呂南王靈未缺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
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
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
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
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曰賈盜
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也又
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
宿非榮聚囊之儀微騎閒行寧望輜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
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畱之無煩于執事遣之有費于官司或
曰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
又若呂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
旣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家櫟蚩尤于轡割王莽安所謂俛

眉頓膝歸奉寇讎佩弭腰鞬爲其阜隸又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兇
人狙詐遂駭狠心頗擬宋萬之誅彌懼荀營之請所已奔蹄勁角
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鍾讎憾正當殂筋醢骨抽舌探肝于彼兇
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居人
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沈城闕丘墟蓑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爲草
萊霸陵回首皆霑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呂何義爭免寇讎我
有何勲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于陸公叔向若流深知于醜
蔑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爲懷翻其已此量物昔魏氏將
亡羣兇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也爲邢果之徒邪
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又假使吾徒還爲兇黨侯景生于趙代
家自幽恆在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爲
籌便當屈指能算景已遁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皋家畱河朔
鄉井鄉邑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

皆若雲霄英俊訐謨盜非帷幄或伴驚已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于禮樂沿革刑政寬猛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閒謀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曰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有濟河橋馬度曾非宋典之奸關路雞鳴皆是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韓山之怒則凡諸元帥竝釋縲囚爰及偏裨同加恩禮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旆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旣備賓敬無違今者何嘗翻無貶責若已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悼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載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于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于鍾鼓況吾等營魄已謝餘息空畱悲